



小學集說卷之五

後學淳安程愈編

濟寧李鑑

李承祖同編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歷傳去聲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為小學外篇

朱子曰詩大雅烝民之篇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

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
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
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果氏曰歷考前
代之傳記承接近代之見聞凡言之善
者則述之行之善者則紀之而為小學
之外篇也曾齋許氏曰衍內篇之言以
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支流約外
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
本原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
節自無所不備

嘉言第五

外篇

吳氏曰嘉言善言也此篇述漢以來賢
者所言之善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也
凡九十一章

橫渠吾友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
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
去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
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
吳氏曰橫渠地名在鳳翔郿縣先生名載字
子厚安謂安靜詳謂詳審恭謂恭莊敬謂敬

畏此四者，教童幼之所當先也。驕惰者，於傲怠慢之謂。凶狠者，暴惡麤戾之謂。親謂父母也。物我猶言彼此也。病根即驕惰也。

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

陳氏曰：安謂安意為之，下謂屈已下之。此言病根隨所居而長也。

甚則至於徇松反閩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去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吳氏曰：徇以身從物之謂私意者，人欲之私。義理者天理之公喪失也。蓋至此則惟人欲是從而天理盡喪矣。其原實本乎驕惰之病根不除，故隨所居所接而長也。

○楊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

吳氏曰：文公名億，字大年，浦城人。良知者本然之知，良能者本然之能愛親敬長是也。程子曰：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以自安習。若固

有之者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

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薰香扇_{平聲}枕陸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又成熟德性者自然矣

果氏曰故事已往之事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禮者天理之節文義者人心之裁判廉即辭讓之心禮之發也恥即羞惡之心義之發也薰香扇枕之類即孝弟等事也德性謂仁義禮智

之性而為本心之德者也○薰香字文強盡

心養親暑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陸績字

公紀年六歲見棗術術出橘績懷三枚拜辭

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荅曰

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叔敖為_委氏名艾為兒

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母問其

故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者見之恐去母

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白恐他人又見殺而

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

死也及長為楚相子路嘗曰昔事二親常食

藜藿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為楚大
夫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何可得也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
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去聲皆
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直
反亦自喪去聲志

陳氏曰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文潞公題
其墓曰明道先生憂者憂其不能致遠也蓋
少年之輕浮俊秀者惟教以學經讀書則可

以收其放心而於道知所向若使作文字則
心愈放而離道遠矣奪志謂奪其求道之志
書習字札簡札書札固儒者之一事若專攻
乎此亦喪其求道之志也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五教

學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
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自
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
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今朝夕
歌之似當有助

遺書已見東見

程氏遺書不端伯
偽仰說

陳氏曰伊川地名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趣指趣也樂喜好也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關雎等詩為教於閨門之內乃正家之始故當時上下通用之簡奧者辭簡約而意深奧也以灑掃等事編為韻語今朝夕咏歌之度見意趣而好學矣朱子曰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語皆古人教小兒之語也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必列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

為之事向善背佩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果氏曰公名瑾貫字瑩中號了翁忠肅諡也延平人言幼學之士當先分別聖賢下愚而謹於向背去取蓋所當向而取者上品聖賢也所當背而去者下品下愚也

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陳氏曰此下言聖賢之事當向而取也亞次也學之謂學顏孟

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

知埋鬻_育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如孟子矣

陳氏曰埋墓間之事鬻市中之事俎豆學宮之事此即三遷之教也不厭謂學不倦不改謂守不變

若夫_扶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

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為孩童豈敢學顏

孟哉此人不可以語_{去聲}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

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

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_{去聲}

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

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為下等之事譬

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

可得矣

陳氏曰此言下愚之事當背而去也下等之

語下等之事皆蔽塞人心之牆壁也開而明之在立志以學聖賢而已吳氏曰言偽而行薄恥過而遂非所聞所行無一不歸於下愚之習耳目壅塞中心昏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欲求開明何可得哉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接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吳氏曰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嚴敦援兄子名譏譏謂以權力俠輔人通輕

俠客謂交通輕薄游俠之客也交趾郡名汝

曹汝輩也

好去聲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下同

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去聲也

吳氏曰好議論人長短則招怨惡矣妄是非

正法則犯憲章矣寧死不欲聞此者甚戒之

之辭也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

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

吳氏曰伯高名述京兆人敦厚敦篤而重厚

也周慎周密而謹慎也口無擇言則言無口
過矣謙約節儉則不為驕奢矣廉公有威則
不為私褻矣此與好譏議通輕俠客者相反
故欲其效之也

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同洛下人之樂清
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
願汝曹效也

果氏曰季良名保人有憂已亦為之憂人有
樂已亦為之樂不辨清濁待之皆無所失故
父喪致客而數郡畢至此正通輕俠客之事

故不欲其效之也

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勅之士所謂刻鵠斛不

成尚類鶩木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

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果氏曰謹敕謂能脩檢輕薄謂不厚重鵠鶩
皆鳥而略相似虎狗皆獸而大不同故刻鵠
類鶩人猶不以為非畫虎類狗則人爭笑而
招辱矣終篇以此設喻所以深警之也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
以善小而不為

果氏曰昭烈漢帝名備字玄德勅戒也後主
昭烈之子名禪勿以惡小而為之謂禍之所
生不在大勿以善小而不為謂慶之所積由
於小朱子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
亦此意也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去聲靜以修身
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
果氏曰武侯名亮字孔明諸葛其姓也躬耕
南陽昭烈三顧而後起為丞相諡忠武子名
瞻字思遠靜謂安靜儉謂儉約澹泊即儉也

寧靜即靜也言靜則心不逐於物而可以脩
身儉則心不汨於欲而可以養德非澹泊則
必昏昧而無以明其志也非寧靜則必躁動
而無以致其遠也

夫扶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
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研精惰除躁竈則不能
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
將復反扶又何及也

果氏曰須猶欲也惰慢猶云怠慢也研究也
險躁猶云躁妄也理治也枯落猶物之枯槁

搖落也言學須欲靜而才須欲學也才非學則拘於氣質而才無以廣學非靜則逐於物欲而學無以成怠慢則理之精微不能研究躁妄則已之德性不能理治年與時而俱馳意與歲而俱往遂與草木同枯落而學無所成矣雖悲歎將復何及哉真氏曰孔明此書真格言也

柳氏家訓

○柳玘蒲眠反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

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喪去聲

陳氏曰玘字直清唐柳公綽之孫仲郢之子

壞敗也誌記也

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

陳氏曰此言不勤儉之失靡不也恤憂也

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母總反前經而不恥

論當世而解蟹頤怡身既寡知惡去聲人有學

陳氏曰此言不好學之失懵無知貌頤口旁

也人笑則口旁解言其於前聖之經無所知

而不恥論當世之事惟解其口旁而笑耳

其三勝已者厭之佞已者悅之唯樂去聲戲談莫

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總

頗坡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斯斯養何殊

其陳氏曰此言不好善之失厭惡也佞諂也嫉

妬也揚播也頗僻謂偏頗邪僻之行浸漬頗

僻漸染於惡也銷刻德義斷喪其善也簪

裾猶言衣冠斯養謂奴僕徒空也殊異也

其四崇好去優游耽嗜麪藥魚列以啣杯為高

致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

陳氏曰此言好宴樂之失崇尚也吳氏曰優

游閑逸自如之謂麪藥啣杯皆言酒也高致

謂高尚之風致勤事勤於事業也言好逸嗜

酒自以為高反鄙勤事者為流俗此心既荒

雖知而不能悔也

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

眾怒群猜倉才鮮有存者

陳氏曰此言好奔競之失名宦顯仕也匿近

陰附也權要有權而當要路者資猶品也猜

恨也鮮少也言雖或得官終必失之也

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

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料毛言之痛心爾

宜刻骨

吳氏曰右族族之貴者蓋古人以右為尊也
頑率頑也輕率也奢傲奢侈驕傲也夫忠孝
勤儉者先世成家之本鯤率奢傲者後人敗
家之由升六喻至難燎毛喻至易刻骨猶言
銘心欲其記之不忘也

○范魯公質為宰相從去聲子果稿嘗求奏遷秩

質作詩曉之

陳氏曰質字文素大名人周宰相事宋封魯
國公從子兒之子果名也遷陞也秩職也

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

不敢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操次必於是

陳氏曰孝悌者立身之本怡怡和悅也驕驕

傲易慢易戰戰恐懼兢兢戒謹造次急遽苟

且之時是指孝悌也

戒爾學于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

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

吳氏曰于求也祿俸也道謂日用事物當然

之理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諸語辭格言

至言也優有餘力也學優則仕子夏之格言

宋文鑑

小學集論五

十一

頑

也

戒爾遠去聲恥辱恭則近乎禮有卑而尊人先彼

而後已相去聲鼠與茅鷓音宜鑿詩人刺

朱子曰恭致敬也禮節文也致恭而中其節

則能遠恥辱矣陳氏曰自卑尊人先彼後已

皆致恭之事也相鼠詩篇名其辭曰相鼠有

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傳速也死茅鷓

逸詩也二詩皆刺無禮也鑑照也刺譏諷也

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

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

陳氏曰放放蕩曠踈曠端士正士也周孔謂

周公孔子也齊梁皆都江南故又稱南朝清

議清虛之談也八達謂晉胡毋輔之謝鯤阮

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八人終日清談

酣飲而為達也當時雖稱之而無禮無法得

罪名教其姓名又汚史冊亦可賤矣古史以

行故曰青史

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為凶

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

陳氏曰酒能亂性是狂藥也古今以之而傾

覆喪敗者多矣

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一作

危從此始是非毀譽平聲間適足為身累

陳氏曰戶之開闔由於樞弩之張弛由於機

人之禍福榮辱由於言故比言於樞機災厄

謂禍辱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也譽者揚

人之善而過其實也以言而是非毀譽人皆

取禍召辱祇足自累而已

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

去聲時起所以君子心注注淡如氷

吳氏曰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

其臭如蘭契合也風波比忿怨言世人結交

多以金蘭自比不知一言不合則忿怨之生

速如風波之起矣汪汪深廣貌記曰君子之

交如氷小人之交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

以壞

舉世好去聲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

為玩戲所以古人疾遠集篠除與戚施叶去聲

吳氏曰疾憎惡也遠篠不能俯疾病之醜者

也蓋遠篠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為困其狀

六朝文選李康運
會論凡希世苟合之
士遠際戚施之貌
仰尊貴之類也
勢利之間注遠篠
觀人顏色而為遠篠
不巨俯戚施下人以
色故不巨仰

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世人好承奉自以為得不知人之阮弄嬉戲不出中心之敬也以蘧蓀戚施二者為比蓋深惡之也

舉世重游俠俗呼為氣義為去聲人赴急難去聲往往陷囚繫係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

陳氏曰游俠之徒輕身以徇人似乎有氣有義而非正故馬援之書曰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去聲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遺為識者鄙

陳氏曰揚揚自得之意憐猶愛也鄙猶賤也我本驕肌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稻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麗閉門斂蹤跡縮所六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

陳氏曰驕寄也旅寓也理治也質既相周復相宋故自謂驕旅之臣宋太祖受周禪故比之堯舜之治戚戚憂畏若蹈淵冰言憂畏之甚也戾亦罪也戒其勿求遷秩以增罪戾

而又欲其深自歛避也畢竟終也蓋富貴無常終不足恃也

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擊走多顛躓至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穢遲遲澗

畔松鬱鬱舍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耳

陳氏曰隆興也替廢也亟急也顛躓蹉跌也萎枯也疾速也徐遲也青雲比名位之高顯也躁急也徒空也此一節首八句言人物之常理次二句言富貴有定命末二句總括而

徑世書

戒之

○康節邵先生誠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

陳氏曰先生名雍字堯夫康節諡也河南人熊氏曰不教而善生而知之者也教而後善不學而知之者也教亦不善困而不學者也何氏曰上中下三品之說蓋就氣質之性而言若天命之性則無不善者矣

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

陳氏曰：為善者為吉人，為惡者為凶人。

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

陳氏曰：此一節言為善者為吉人。

凶也者，語言詭癸譎厥，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

淫樂洛，禍疾良善如讎反，隙乞逆逆，犯刑憲如飲

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福宗絕嗣。或曰：不謂

之凶人，則吾不信也。

陳氏曰：此一節言為惡者為凶人。吳氏曰：詭

譎，謂詭異譎詐也。陰險，謂陰暗危險也。飾非

文過也。樂禍安於禍也。疾良善如讎，隙惡而

忌之也。犯刑憲如飲食好而甘之也。隕歿也。

覆墜也。隕身滅性，禍止一身，故曰小覆宗絕

嗣禍及一族，故曰大

傳去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

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吳氏曰：吉人為善以下四句，今見書泰誓篇。

惟日不足言終日爲之而猶以爲不足也上
既歷陳善惡吉凶之事終篇則使其自擇而
取舍之其警之也深矣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
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
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
人賤之父母惡去聲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
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

陳氏曰先生名積字仲車節孝謚也山陽人
諸君指學者君子成德之名

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
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所不善行其所不善思其所不
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有也

吳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口之所言身之
所行心之所思而已言行見乎外心思存乎
中三者皆善則爲君子也必矣三者皆不善
則豈不爲小人哉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
待

吳氏曰公名安國字康侯文定謚也建安人

三子實字明仲寧字和仲宏字仁仲志者心之所之也明道程伯子也朱子稱其十四五歲便學聖人鄒文忠公浩稱其得志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蓋用呂氏稱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索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此明道之志也希文范文正公也朱子稱其自做秀才時其志便以天下爲已任大厲名節振作士氣平生無怨惡於人歐陽文忠公稱其少有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無一動其心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文正公之志也宜乎胡公教子立志以二公自期待焉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

陳氏曰心者身之主也不欺即忠信之謂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爲惡則易爲善則難故立心必以是爲主本焉行已以端莊清慎見操平執

陳氏曰操執皆守也端正莊肅清白謹慎惟

有守者能之

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

熊氏曰事有是非惟明敏可以立見惟果斷

可以早決

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平縱之斯可為

政不在人後矣

陳氏曰此言為政之方三尺謂法律古者以

三尺竹簡書之操縱謂本法意原入情而適

寬嚴之宜也

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

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陳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念之偏

不能自克則陷其身於惡而不可振矣故治

心修身必以是為切要古之聖賢如禹之菲

飲食湯之不適聲色皆從此做工夫者也

○古靈陳先生為仙居令教其民曰為吾民者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

必列子弟有學鄉閭有禮貧窮患難去親戚相

救婚姻死喪隣保相助無墮情農業無作盜賊

無學賭博無好聲去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

諸見葉祖治行狀

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

陳氏曰古靈地名在福州先生名襄字述古仙居台州屬邑義謂能正其家有恩謂貧窮相守若棄妻不養夫亡改嫁是無恩也有禮謂歲時相往來及燕飲敘齒之類患難謂水火盜賊之類墮廢墜也賭博財也博局戲也陵侵欺也吞兼并也讓路謂少避長輕避重之類讓畔謂地有界畔不相侵奪也朱子曰古靈諭俗一文平正簡易許多事都說盡可

見他一箇木曾襟包得許多也

右廣立教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陳氏曰公姓司馬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贈溫國公諡文正咨謀也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醒而

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

陳氏曰籍簿也佩謂服於身省察也視也返命復命也

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自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陳氏曰備陳是非利害之兩端而稟伯之欲父母自喻也曲委曲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去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

具氏曰舜盡事親之道宜得親之悅矣而親猶不悅者為其頑嚚不近人情也然舜克諧以孝終至瞽瞍底豫况中人之性者人子可不姑順從以悅其心乎

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上聲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異則亦不安矣

具氏曰故舊所喜謂親之故舊中所喜者賓客之奉謂酒殽之類

○羅仲素論瞽瞍底止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云只為去聲天下無不是底低父母

陳氏曰仲素名從彥豫章人底致也豫悅樂也定者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其位之意也孟子嘗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羅氏讀之而謂云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蓋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已之過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

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陳氏曰了翁陳忠肅公也了翁聞羅氏之言又推其極而言之蓋臣子弑逆常起於一念之差以君父所為不是也若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惡有弑逆之事哉真氏曰罪已而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已者亂臣賊子之心也

○伊川先生曰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陳氏曰委猶付託也夫病死生所係而委之庸醫未有不致害者也故子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慈親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孝子能知醫則可以養親故曰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入為之

陳氏曰事父母奉祭祀皆當親為之葉氏曰使入代為孝敬之心安在哉

○伊川先生曰冠去聲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柴不理會豺捷獺捷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

此厚於奉養去聲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

陳氏曰冠以責成人昏以承宗事喪以慎終祭以追遠理會謂講而行之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皆有報本之意可以人而不如獸乎此字指報本言奉養謂奉養其親

某嘗脩六禮太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禘乃里切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陳氏曰六禮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之禮

也主木主所以依神也新謂新物也禰父廟也遷徙也正寢猶正堂也月朔一月之始四時天道之變冬至陽生之始立春物生之始季秋物成之始忌日親之死日君子於此必有悽愴怵惕之心故因之而行追遠之禮此言祭禮之大略司馬溫公曰國家時祭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朱子曰始祖之祭似國家之禘先祖之祭似禘古無此伊川以義起其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今不敢祭也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

義

溫公書儀

陳氏曰存謂行之久而不廢也不可廢也○司馬溫公曰冠去聲下同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入子為入弟為入臣為入少者之行去聲也將責四者之行去聲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平聲陳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穉也將責以孝悌忠順四者之行也四行立而後可以為入故冠為成人之道其禮豈不甚重矣乎亦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穉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

猶飲乳汝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去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反如五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

吳氏曰巾帽士庶所服者有官謂宋世因父祖任朝官或郊祀覃恩或遺表恩澤子孫雖在襁褓得授以官故製公服而戲弄之也鮮少也騃癡也

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倉沒反變若敦厚好去聲古之君子俟似其子年十五以

通公書儀

上上聲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陳氏曰猝遽也世俗因襲之弊不能必皆二十而冠若篤厚學古之君子待其子年過十五頗能知書識理然後冠之則善矣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咨衰崔䟽疎同下食似下水飲不食菜果

陳氏曰古者三日大斂而殯則累土壘擊塗之今或不塗殯故舉棺置于堂中少西也衰喪服也緝其旁及下際曰齊衰䟽食鹿飯也

言父母之喪既殯始食粥若齊衰之喪既殯得蔬食水飲異於父母之喪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蔬食水飲不食菜果期下同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醢希醬

吳氏曰虞祭名葬之日日中而虞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虞之為言安也以魂氣無所

不之故三祭以安之三虞後遇剛日曰卒哭自是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也期周年也祥吉

也自喪至此凡十三月為初忌日也又期而大祥自喪至此凡二十五月為第二忌日也

醢醕也

中月而禫從威反禫而飲醴理酒始飲酒者先飲

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干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

陳氏曰中月間去聲一月也禫祭名大祥之後間一月而禫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自喪至

此凡二十七月也酒一宿熟曰醴醴酒味薄乾肉味澁也始飲酒食肉而先飲醴酒食乾

肉者以人子之心哀情未盡不忍遽御醇厚之味也

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上其罪而廢之

具氏曰昌邑王名賀霍光字子孟昭帝崩無子賀嗣位淫昏無度光時為大將軍奏太后廢賀為海昏侯

晉阮籍負才放誕但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

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

具氏曰阮籍字嗣宗何曾字穎考皆晉臣質

賦謂正言之文帝司馬昭也時為晉公後其子

武帝立始上尊號卿指籍公指昭也聽猶許也重哀謂親喪擯斥也四裔四夷華夏中國也

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

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沈下入因命膳

酒炙車螯朝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

義真曰且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

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上又不能以禮處上

入

事見何曾傳

事見劉湛傳

陳氏曰義真宋武帝裕之子居憂即居喪珍羞美食會遇也湛字弘仁吳氏曰臙當作暖古暖字炙燒也車螯海蛤也

隋煬樣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

溢逸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

閉白衣襪僕裏果而納之

吳氏曰煬帝名廣文獻皇后文帝后獨孤氏也溢謂二十四分升之一也衣襪即今之袂也

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鷄

臙臙郝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

何代無賢

吳氏曰五代馬殷據湖南長沙之地武穆王

即殷也鷄臙鷄肉羹也蒸肫蒸熟猪也何代

無賢反辭以譏之也

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

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

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醜反他典然無愧人

亦活謂不為怪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矣

陳氏曰承上文潘起之譏而言五代梁唐晉

漢周也。覲面見人之貌恬安也。怪異也。

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去聲親賓則齋酒饌，

往勞，去聲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反昌悅醉。

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

殯葬則以樂導輻，輻而車而號，平聲泣隨之。亦有乘

喪即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

此乎。

吳氏曰：勞相勞也。輻車喪車也。古者父母始

死，子三日不食，隣里為糜粥食之。親賓往哭，

弔以助其不及。今人親死及殯葬之際，親賓

乃携酒饌往勞，主人亦復營備，相與酬勸，醉

飽甚至作樂嫁娶而不以為非也。

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

若有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

能下咽，烟久而羸，雷憊，敗恐成疾者，可以肉汁

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

饌及與人燕樂，洛是則雖被衰，雀麻其實不行

喪也。唯五十以上，上聲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

者，則不必然耳。吳氏曰：羸瘦也。憊，疲也。有病瘦憊，恐致傷生。

故權食肉汁及乾脯肉醬以助滋補若肆意
饗食珍美殺饌及預宴席則與無喪之人何
異哉

其居喪聽樂反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扶又

論

陳氏曰法謂法律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朴陋之室為丈夫喪

次斬衰崔寢苦反失廉枕去聲塊不脫經迭帶不與

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直列去帷

帳衾褥華麗之物

陳氏曰樸樸素陋隘陋斬衰以極麗麻布為
之下邊不緝也苦藁薦塊土塹麻在首曰經
在腰曰帶撤亦去也皆哀痛之至有所不安
而然

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陳氏曰居喪內外之辨當然也

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
以為貶議坐是沉滯坎坷可終身嫌疑之際不

可不慎

陳氏曰陳壽字承祚巴西人貶議謂貶抑而

議論之坐猶為去聲也沉滯不振也坎坷不遇也嫌疑事之可疑可疑者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去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朴馬布裹鞍轡

吳氏曰樸馬樸素之馬

○世俗信浮屠徒誑古况誘凡有喪事無不供

去聲佛飯上聲僧云為去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

受諸快樂洛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春書容磨

去聲下同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既朽滅神亦飄

散雖有剉燒春磨且無所施又况佛法未入中

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伏生者何故都無一人

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

信也明矣

陳氏曰浮屠佛氏也誑欺也誘引也云猶言

也滅消也資助也諸衆也不為謂不供佛飯

僧也刀剉火燒確春碾磨甚言其苦楚也殊

絕也形形體神神魂佛法入中國始於漢明

帝前此之時人死而復生者固有矣未嘗聞

有入地獄見十王者以未有佛法感人本無

天堂地獄故也後世有死而復生云入地獄

見十王者乃佛法所感耳此理之必無而不足信者也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刑狄反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

陳氏曰顏氏名之推北朝人作家訓巫女巫覡男巫符章即書符拜章之術皆妖怪妄誕之事也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洛若具慶者可矣

吳氏曰人子生日思念父母鞠育之劬勞當益增悲痛又安忍宴樂哉具慶謂父母俱存也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去聲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

陳氏曰呂氏名本中字居仁宋正獻公之曾孫作童蒙訓盡吾之心致其誠而已

○或問簿佐去聲今者也簿所欲爲今或不從柰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今與簿不和

只是爭私意

曰當以類類之今今與與之味

○吳氏曰簿者縣之佐今者縣之長動感動也
今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
已善則惟恐不歸於今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
入至言言以直西未盡也

吳氏曰推事親事長之道以事今又能引過

於已推功歸之積誠之義彼豈有不感動者

乎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
必有所濟

熊氏曰周禮一命受職即今之第九品也一
命雖小誠能以愛物爲心則惠利亦有以及
人矣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
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

陳氏曰安禮字立之明道弟子輸猶盡也平
易近民使下情各得上達則所以處之者自
無不當矣御治也格正也范氏曰未有已不
正而能正人者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

朱子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不非之者謂不議其過惡也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吳氏曰清謂廉潔不污慎謂謹守禮法勤謂勤於職業能是三者則能持身而可以治人矣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襖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陳氏曰異色人謂不務常業之人巫祝皆事

鬼神者尼女僧媪牙婆也此輩一接之內則伺意以納賄外則誑人以行私善敗事害政故當一切禁絕清心謂不以物欲累心省事謂不作無益之事

○後生少去聲年乍到官守多爲猾滑吏所餌耳不自省醒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扶又

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咨矣以此被重譴去良可惜也

陳氏曰猾狡猾餌釣餌不敢舉動爲吏所制也不貲不可量也譴罪責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上聲之必無不中去聲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熊氏曰暴怒怒之暴也中中理也

○當官處上聲事但務著反直畧實如塗擦砌文字

追改日月重平聲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

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吳氏曰著實謂不作偽擦挑取也塗擦文字

謂塗挑舊字也追改日月謂去舊判而換之

也重易押字謂去舊署而改之也非惟得罪

實且欺心豈事上之道哉

